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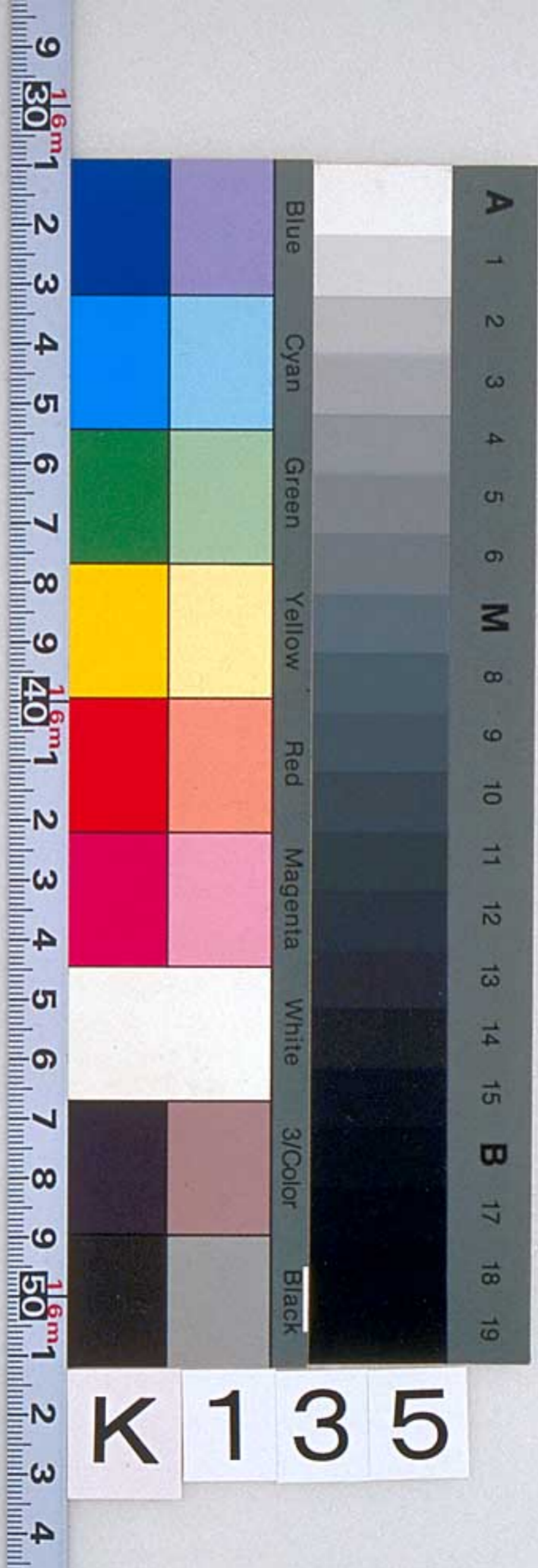
山西通志 三十二 五

完

陽明文庫圖書
R 號
共 三十二冊
學習院圖書館

近衛
5-86
サ 1

三十一



近衛本
5-86
71

山西通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傳

漢司馬遷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 猶考信於六藝詩書

於虞舜舜禹之間 岳牧咸薦 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

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 堯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不受 耻之

迹隱及夏之時 有卞隨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

人 如吳太伯 伯夷之論 詳矣 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 高其

文辭 不少 繁見何哉 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

用希求仁 而得仁 又何怨乎 余悲伯夷之意 睹逸詩可
異焉 其傳曰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 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 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齊亦不
肯立 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 盍往歸焉 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 號為文王

近衛本

山西通志卷之三十二

昭和34.7.6
1115226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數

六百九十七

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稱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憤發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

唐杜淹文中子傳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

於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陞立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考經籍江左號王先生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此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曰晉陽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

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
 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
 七篇每奏帝稱善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
 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
 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為天一上德
 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
 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嘆曰王道無
 叙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六歲矣有憂色曰通
 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
 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
 州無定主也夫子益憂皇綱不振而天下將亂乎銅川
 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
 之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
 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
 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
 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
 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今
 遠遊京畿忽逢帝王今降禮布衣遂懷古入之心今將

與太平之基時異勢變今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今
 垂翅東歸皇之不斷今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
 大業元年復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
 祁永嘉之亂蓋遷焉高祖穆公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
 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壟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
 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
 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
 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
 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蓋千餘人情
 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
 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益不
 至十三年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
 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
 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
 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
 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
 五十篇列為十卷讚易七十篇列為十卷益未及行遭
 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於篋笥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

宋

山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定先夫人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
日福時後劉禹錫爲墓碑云

宋王禹偁辯五代史司空圖傳

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
自言蒲州人有俊才咸通

中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
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
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
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
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
圖既負才慢世爲已當爲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
憤憤謝病後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
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鎮貽溪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
亭嘗自爲記云云已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虞鄉人少
有文采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
圖以文謁之大爲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
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
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
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墓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
俸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
稽命黜繫洛師於今年方參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
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卽
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
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歸
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赴朝參此
豈有意於相位邪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記得絹
數千疋圖置於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
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
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燦傾阻
一謝而退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年八
十餘又案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
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
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
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柳燦爲
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爲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
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
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世類移山

以鈞名心惟樂於湫流仕非顯於貪祿匪夷匪惠特忘
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遜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
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云道
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持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
云有時看御扎特地掛朝衣
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程頤上谷郡君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
二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高當五

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曰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
道止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
令贈尚書北部員外郎毋福昌縣大君刁氏夫人幼而
聰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
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嘆
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
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
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
不寐年十九歸我先公事舅姑以孝謹稱爲先公相待
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
往往往拾所觀而觀夫人先公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
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
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
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戒獲如兒女諸子或
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爾如此夫時能
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
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二歲人所不取夫人
惧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
別糶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
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
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
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
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毋蔽其過而
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有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
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踏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
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
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

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謫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每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再當求得苟凶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宇多惟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地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鑿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是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誰誰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回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道中瘴癘及此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歲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明栗應宏暴尙書傳

公諱昭上黨羊堡里人堡距郡西十五里岡嶺延袤路水經流於前里中

暴氏為望族家世業農逮公始為諸生兒時少言笑舉止殊異洪武中以國子生受大理寺司務性耿介孤立無朋歷寺副丞至少卿讞獄平允有異聲還鄉里無異貧時平居麻屨布袍而已當之京諸父老餞送至水中公先濟拜禮不欲勞也其誠敬率類是建文未值北師至時為兵部尙書義興於色誓死之尋被夷族今羊堡里多暴氏沒入田宣德中禮部侍郎王公士嘉弔其墓以古忠直稱之嗚呼當王師之南行也一時諸臣豈不壯哉余讀永樂聖政記時事亦頗道其詳當起兵之初首罪舉齊黃迫削之故爾文皇嘗曰使練子寧輩在朕當用之時或為人所持悉置不問尋禁亦寬解廼今百餘年稍稍縉紳先生能道之者余嘗過羊堡訪里中故老暨暴氏墳舍泣然流涕也嗟乎詩稱明哲保身而貴不素食之義若是豈有殊哉水火逆而相濟丹石不可奪其性事固各有所值道同歸而殊塗箕子商之宗臣夷齊耻食周粟荀息卒踐獻公之命高允感崔浩之知不以死動彼固各有所當矣古云疾風勁草直諫之益若暴公者與

明李贊薛文清公傳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毋齊

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尙書郭璡薦瑄提督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為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者乎即以瑄對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請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為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

服瑄為辯冤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喉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瑄遂逮繫當死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唐順之謂瑄之學以復性為究竟以持敬凝靜為主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

明鄭曉尚書文端公

經傳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

乙卯貢士初任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論議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懿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官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大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免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止言勸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

淮准給事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不與上說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有數頃詭賜額并得傍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立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難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康陵即位起南部憂去正德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剗裁不滯屹然

楊璿阮大河傳

阮君諱河大河其字世為交趾多異人少好學比長知能日進而其國人無知

君王師下交南太師英國張公總戎事君首謁轅門英國奇之遂留帳下贊謀宣力裨益居多以功授雲屯典史時邑民新附軍旅事殷君悉計慮拊循辯給上下賴之十四年奉貢來庭太宗文皇帝嘉之賜以綵幣筵宴給勅遣還宣德初土人反側君曰沐浴聖化叨有祿仕二十年矣可携貳而隳忠義邪遂縮縣章及儒學河泊所印挈家浮海窮日夜趨欽州乘傳詣京師宣宗章皇帝鑒其誠欵賜襲衣銀鈔又賜居第于宣武門命光祿日給酒饌事平調長子長子固多鉅奸蚘結蛇蟠憑陵氣勢往往持官中短長啗之餌則扼其吭使噤不得出一語撓法厲民號稱難治君下車持之以廉慎濟之以仁威而與民更化一切政所當舉弊所宜革者力贊長

貳爲之而陰用計于歲月向之撓法厲民者率格心貼服而邑以大治君既秩滿奏最方將駸駸顯融而二豎作矣正統七年七月六日卒于官春秋六十有九今皇帝錄君舊勞勅有司補勤京庠生而作期待者甚至故勤克底有成立官著賢譽其所就未可量也嗚呼君產南徼而知學問順逆之情決去就之計能自挺拔進功名於華夏獲躋衣冠文物之列雖祿位不充而覃慶後人者遠矣可謂卓犖不群之士哉

楊繼宗吳孝子茂傳

孝子天性孝弟父諱英景泰六年卒於家公甫七歲母李氏成化十

有五年亦故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過禮頓絕方甦既葬始蔬食水飲塚上自造草舍一間僅可容寐廬居泣血公祖名鵬年幾八十子名道童年方十餘歲鄉人憫其祖老子勿恐廬墓成疾俾祖男兩失其所是可憐也拆其廬彊扶以歸公復築室墓側獨處營墳食糞斷其鹽醋形容顛頓鄉人見其不食滋味又恐久而成疾約數十輩踵坐懇勸再四堅執不從由是鄉人感其孝無間遠邇供蔬果煤炭炭地里土厚水深每日遠數里汲水鄉人往往送水煮粥孝子心不自安乃去墓此百

步許掘地得泉水湧盈尺足旬一日飲食之用人以爲孝能感神墓在幽僻山嶺之間非尚行通衢過客聞其孝不憚跋涉多往顧焉兼饋乾菜乾菹用不能盡人以爲孝能感人毋性嗜西瓜公塚邊種瓜蔓延塚上二帶並生狀如兩岐之麥人以爲孝能感草木三年不入城市不與物接誠孝子之中翹楚也成化辛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服闋鄉里數百人迎孝子歸第適予丁內艱效君子不没人善之意特作一律贊其孝云

袁繼成獨行先生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

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於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恠之以事告烈烈使去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蔡人尊奉之大

守公孫度按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袁繼成曰烈居鄉事甚奇其大節卓犖處在辭操徵聘烈與管幼安並避地遼東烈徵而不就幼安就而不仕是皆明乎君臣邪正之分與諸葛孔明出處不同為漢之心一也或者僅目為潔身士與閔仲叔諸人一轍固矣

又侯師聖傳

公名仲良字師聖孟縣人邃心性理初從伊川學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留之對

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往質伊川伊川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後遊荆門胡文定公重之留與為鄰嘗遺書楊大諫曰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遺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察方危艱難時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良可慨伏望吾兄力薦之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不為無補尋卒所著有論語說及雅言各一編行世袁繼成曰侯先生事史冊不槩見及觀伊川聯補所稱許大抵篤行士也胡文定公嘗屬揚太諫薦用矣而卒以布衣老豈楊固未嘗薦耶抑薦而不用耶天地生才甚難才而又未必見用古今倘儻奇偉之士淪落不偶如先生者可勝慨哉然先生猶籍胡文定公諸先生傳則先生未為不幸也

又高參軍魏傳

魏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授前軍都督府左

斷事建文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魏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太祖有交王純一之德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鄰土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邊塞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保順天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野地理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畜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立德諸葛虎視吳魏

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各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裔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此我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若賢如河間東平則下詔褒賞之其或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文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泰焉建文大奇魏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殘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籍口以為毀下假誅左班女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有一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畿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始一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因進而死於殿下手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頭恃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

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為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蟬螿微命死生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敗魏自援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鉞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魏作賦志喜有日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糾糾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太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督之能勇給備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較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魏縊死驛舍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宣成南海衛或曰不危魏字也袁繼成曰遜國死事臣天下首方公方公節最烈受禍亦最酷以愚論之方公帷幄臣受天子心膺知主辱臣死義不可以二雖欲作解揚事何可得若公則可死可無死者公必以一死報讀二書智先王父氣壓仲連矣使其言早用曲突徙薪豈有悔哉不然解景隆柄令公與鐵相得竟厥猷焦爛之功可收也一死非公志矣

魏藻德魏令望傳 忠烈魏公者予宗年友也諱令望字于野王父國模行唐令父之幹歷司

農曹兩世俱以孝廉起家為武鄉華族公生而能屬文敷珍吞鳥金春玉映芝如豆知其為瑞矣登崇禎庚辰進士辛巳六月謁選探竹得令商丘當是時吏矜鉅斷務懷壁荃蕙化茅耽諸大吏色如恐失公與下推情毀憤布襦持方柄欲內園鑿詣大吏顧不敢啗輒公故事壽春輸粟至天雄前數調往輒不利公咄嗟即輓千五百石至天子寵其能秋抄公太康會流賊李自成屯數十萬攻梁都五年矣城中芋塹不給而飲飛材官之士露刃蠶效曾不發一鏃以嘉遺壽春人危公去又時時遮公不得去公曰君命臨安不擇地脫寒疾五日不汗捐舍矣此正吾殞首效命之秋也七首插腰幡然而往既至諸所軍發輒以陽夏為門戶公牛車擔負慰勞不絕簡刑徒良家子教以箕張翼舒之陣得數千人時哀賊炫甲而來公援琴清嘯度賊困獸難聞夜出啣枚

東蘊衣敵人衣突遇則綠沉在前屠牛居後賊倉皇
 所避城上舉燎應之往往洞胸貫隼死者累鼓染鍰報
 捷楊家廟凡獲數十百級書奏天子益異馬袁賊思遂
 合李營兼舍環龜矣持爲示誘公公戟手高罵擲不顧
 援抱登陴晝夜鶴立有酒一器糗一囊公而衆然賊勢
 踰萬驛千鈞之壓卵不及猶穿城穴繼以砲礮之城立
 潰公亦立潰處用木障自連發蘭石火火具僵屍枕籍計
 數萬賊且窘移軍矣會天返風燄延火庫彼飛雞火墜
 未至於前胡爲手來哉衆皆爛額賊乘隙遽上公手刃
 二賊自投樓火中不死李賊復執誘公曰存亾者數爾
 職不過郎官詎一人所知公瞋目大詈曰李狗汝死鷄
 耳吾爲斷頭剛齒猶當作厲磔汝遂遇害年五十二季
 子興大及臧獲二十人同日死士民殉難者二萬餘人
 康邑之人相與私諡公曰忠烈而縹斧蘇公京疏奏設
 壇臨哭春秋奉祠其地報可大中丞王公漢草簿蹠不
 果上子間大上其事下部議覆會以寇亂中止贊曰公
 淫顏自替玉光靈象塞兌而致柔生平終未嘗以力乘
 人顧折節下士里中結爲元杜傾諸縉紳客雖縉絮
 醜魚鹽薪粢無不具也余釋褐得交公同諧三百人胥
 飲公醇醪以爲九鼎大呂而公遇賊迺斷殘肢體彼天
 荒地老眎御鬚縊樹烈矣賢者固不可測哉

國朝王岱王二彌先生傳

太原王二彌先生諱邵字炳藜
 周靈太子晉之后漢以後其族

系不及考而明則世有隱德自學博公奇郡司馬公
 至耆賓公起其時僑寓陝之孤山于瓜圃遇異人曰汝
 後嗣有如是瓜俄而不見識者知爲昌之徵乃生瑞廷
 公所用以明經起家幸蜀仁懷瑞廷有文名博涉羣書
 尤究心理學子弟負笈受業者數千里不絕多致通顯
 當宰仁懷時值僻險荒陬兼兵燹殘躡公撫綏教養有
 文翁之化懷民德之來歌去頌不置瑞廷生三子二彌
 先生其長也先生夙秉善根淵源孝友家學既勤天稟
 更敏齒齒能文年十三受知文太青拔冠童子試十六
 食廩餼試輒前茅辛酉登恩選遂魁鄉試先生諸生時
 卽丁盛孺人之艱舉孝廉又值瑞廷公之變皆哀毀骨
 立憾深風木念灰進取淹留十載至辛未春官始成進

士與楊機部廷麟同出倪文忠元瑤之門金選庶常與黃石齋文鐵庵王覺斯輩友善日以各節相砥礪兼留心古學時學者當弇州竟陵角競之交出奴入主聲吠失實先生獨自立位置蘊籍經史取裁古人發爲文章伐毛洗髓陳言務去以天下爲己任孝廉時值保德寇亂紆里人團練捍禦通籍後愈抱宗社隱憂生民疾苦思得當以報君父而熹懷之際外苦寇賊有玄黃之戰內苦門戶有水火之爭至憂而臣不寧政繁而世不治爲有識者痛心先生獨立不惧進退以禮務期盡瘁竭力前後拜疏數千言長歎嚔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及奉使代藩道經梓里復值寇臨仍率父老子弟荷戈執銳日夜固圍寇因尋退而秦警震鄰請兵募餉寇不敢入復備陳防守救災蠲恤諸利弊入告時烈皇帝志在滅寇撫解思賢召閣臣以下廿一人先生官起居注經筵展書得與其數卽口疏用人要務謂用人必先得用人之人則一時君子連類而進破門戶破資格毋使人才推抑求老成開自新毋使小過屏棄慎撫按監司守令之選而後大法小廉悉民困兵匱國耗之情而後外

事內治滌軍餉鹽政錢法之弊而後國裕家給因言曹撫吳牲撫民禦寇方畧上爲霽顏旋擢吳牲樞貳及先生再使代儲猶復理召對前說申奏至再暨疏所過郡縣寇氛災傷情形上爲動色屢賜溫慰思所以大用而部黨釁起正人益退先生亦以疾告矣迄回籍後猶時與地方大吏議戰守與梓里救瘡痍爲太行孟門保障至癸未以司業召先生而先生不赴未幾竟以憂勞國事至疾以卒誰謂先生見幾求退爲自全計乎先生家世理學于忠孝大節信真守定不容毫髮或爽至于急難賑饑施棺澤枯建橋會濟種種不能悉舉先生分校禮闈得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已卯主楚試入彀者九十六人其四十八人副焉中多志節之士不獨以文章稱楚材也如陳文節純德楊中丞交薦竟以身殉國難先生之得人可知矣岱與叔長廕暨兄士乾世顯皆已卯所拔士會以甲乙之變流離播遷遂至淪落無以副其知遇方笈笈在疚戊午先生仲子宗本始以遺稿見示岱讀竟高文典冊居然賈陸韓蘇再出不覺感歎留連至于出涕有師如此四十年尙不知其文章之博與豈

復可比于人數哉典型在望百世猶師矧身出其門墻者乎于是因為點定詩文共得十卷刊刷行世以俟世之尙論

翟鳳翥曹月川先生傳

先生諱端宇正夫號月川本姓楊曲沃閭村人五世祖嗣以父

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家垣曲葛伯寨曾王父仲和公再徙永寧父敬祖公徙澠池窟陀里毋邵夢修竹而生先生穎悟端莊二三歲坐必直身與群兒立必拱手不妄戲諱飲食知孝讓祭掃知恭敬儼然有成人度父異之名曰端五歲解河洛陰陽之畫窈窕風雨雷電雲霓之故九歲就里師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不如是不成人臣父問忠孝二道乎曰孝以事親忠以事君君孝也可為忠忠也即為孝父又異之十五通四書五經博及羣書弱冠補邑博弟子同邑陳公見之日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為建勤苦齋先生晨夕讀書其中冬不爐夏不扇不飲酒不茹茶心無外慕手不停披坐卧兩磚皆穿尤喜讀辯惑編為其明正道關

邪說粹然一出於正也著性理文集力辯釋老之非勸其父勿賽神勸彭鄭二先輩勿赴水陸會詆巫覡之誣折府吏鬼神之事請邑大夫毀四野淫祠百餘所惟存夏禹雷公二廟為設里社壇諭鄉人祈報焉建文二年攝澠池儒學事部使者照刷文卷以前官違式下先生獄先生處之泰然未幾自一日家被盜同舍廉得其人不問曰以二絹訟官其人行止敗矣倡明道學日事著述一言一行皆有規矩一動一靜盡合準繩接人溫和不較短長不言貨利一以誠心與之輯家規編夜行燭以啟其父作詩勸兄弟同居立誠示子孫安分建宗祠置祭田以祀先世建義祠以祀外族邑大夫表其里曰瑞士里永樂茂于鄉舉第二人已丑乙榜第一授霍州學正霍先乏人師李白雲攝教事先生至仍延同講席不冠帶不見諸生有問據理答之務躬行實踐四方學者日益霍初艱於科自是每鄉舉有人多至五六人霍人饒分俸濟貧生勸州太守發倉粟賑郡人賴之貧不能赴任者助之客死于道者瘞之門人毋缺養者周之同僚歿毋老子幼者資還之在霍九年毋邵孺人卒于